

西風烈

战俘

一段可歌可泣的悲情史实
日军军帐里备受摧残的慰安妇，在敌国大后方第一次
找到了尊严
顽固军国主义将领最终瓦解了铁石心肠，卸下了愚昧
的坚持
战场上杀红了眼的武夫们在敌国的战俘营里找到了家
的感觉

兀方·著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战俘

兀方◎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俘 / 兀方著.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80680-941-9

I. ①战… II. ①兀…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8891号

战俘

作 者	兀 方
责任编辑	韩霁虹 马凤霞
整体设计	高 薇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455千字
印 张	23.25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941-9
定 价	34.8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
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

主 办：陕西省委宣传部 陕西省新闻出版局
 陕西省作家协会 陕西出版集团
承 办：太白文艺出版社

编委会：

主 任：胡 悦
副主任：刘 斌 薛保勤 雷 涛 陈建国
委 员：吴丰宽 禹鸿斌 齐雅丽 张 炜 党 靖

评审委员会：

主 任：陈忠实 贾平凹
委 员：肖云儒 李 星 畅广元 李国平 韩鲁华 刘炜评
 段建军 杨乐生 王芳闻 冯希哲 韩霁虹

題西風烈士書
陝軍集結
再創輝煌

庚寅夏

平凹



■ 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贾平凹题词

导言

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陕西省文联党组书记 刘斌

陕西厚重的历史文化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大家。杜鹏程、柳青、胡采、李若冰等老一辈作家是陕西文学的奠基者，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铸造了新时期陕西文学的辉煌，陕西文学对中国文学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1993年“陕军东征”引起全国广泛关注和好评之后，作为文化大省，陕西作家已经形成了整体优势，但还没有摆脱各自为战的格局，没有形成陕西文学创作的浩大声势。

鉴于此，遵照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胡悦同志的指示，由陕西省委宣传部牵头，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省作家协会、陕西出版集团联合主办，由太白文艺出版社承办的“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就是希望通过三四年的时间，筛选陕西本土作家原创作品，推出能够展示我省文学创作水平的优秀作品，形成“文学陕军”的品牌，带动我省作家进入新一轮的创作热潮。

实施项目带动发展战略是省委、省政府根据全省发展实际，着眼于加快文化、经济长远发展做出的重大决策。当前，陕西文化产业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省委、省政府对文化产业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大力扶持原创性的“大戏、大剧、大片、大作”，使我省的文化精品生产水平持续稳步提高。省委宣传部决定对“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重大文化精品项目从政策、财政上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就是为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搭建桥梁，编织纽带。

文学即是人学。一个民族的复兴，首先是人文的复兴。陕西经济的腾飞，离不开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氛围。我们推出“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宏大的文学工程，就说明我们有勇气、有能力、有信心把陕西文化大省的文学资源转化成新的生产力。

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雷涛

去年这个时间，和省作协的几位同事在一起闲聊，话题由陕西作家是否存在“断代”现象扯到了有无希望使文学陕军再次勃兴。当时有人直言，陕军有望“二次东征”。我不主张用“东征”一词，因为它有对兄弟省市同行们的不敬之意。但我渴望陕西文学再度辉煌，当然也包括大量新人新作的涌现。

闲聊中有人提出可否以“集体亮相”的方式推出一批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这个话题当时只是说说而已，但当我们把这个想法和太白文艺出版社交流并向省委宣传部领导汇报时，得到的赞同和响应都是热烈的。这就足以使人感到这是一个只要想干事、能干事，就能干成事的时代。

作家和出版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想，不论是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现在的市场经济时期，都应当建立互信互爱、密切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项目有了省委宣传部的肯定和支持，就有了整个社会和媒体的关注；有了和太白文艺出版社的“联姻”，我们就搭建起了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的桥梁，这样可以集结更多更好的作品，做最广泛的宣传、最大化的市场，不光要出成果，还要出效益以及影响力。这对促进陕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为了将这个项目做好，我们一方面要继续争取上级部门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要加大媒体的舆论宣传，在全国营造更加浓厚的关注陕西文学创作的氛围。更重要的是，要动员社会力量关注和支持这项工作。

对文学创作者也应提出更高的要求。要积极创新文学观念、内容、风格和流派，从生活实践中丰富素材、提炼主题、鲜活语言、捕捉灵感，创作更多生活气息浓郁、底蕴丰厚，有一定的精神高度和艺术感染力的原创性文学精品，为广大群众提供一场文学盛宴。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作协名誉主席 陈忠实

在“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新闻发布会上听到这项前所未有的文学图书出版计划的基本思路时，一个作家从我的记忆深处浮泛出来。

他年轻时穷困，穷困到不惜冒险参与海盗行径。但他突然发生了良知反省，产生了想写小说的欲望，而且这欲望强烈到不可压抑，急切到刻不容缓，他便逃离了海盗团队，栖居在海边小镇一个小屋里写起了小说。写成一部小说后，跑了几家出版社，没有一家出版社看中，但他痴心不改，更加专注于新的小说构思和创作。终于有一部小说得到了一家出版社老板有点勉强的认可，决定出版。他喜不自胜，拿着说不清是稿酬还是版税的10美元酬金，到当铺把自己的一辆自行车赎了回来，再把剩下的几美元全部买成最粗劣便宜的面包，堆在屋子里，潜心进入下一部小说的写作。到面包吃完的时候，他又把那辆自行车送到当铺里，换几美元再买粗劣便宜的面包，继续他的长篇小说写作……直到他走红并响亮于美国文坛，直到他的作品被众多出版社预约、抢购，甚至高价收购，这样，一个享誉美国乃至世界的伟大作家终于铸成不朽。他就是杰克·伦敦。

在“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即将启程的庄重而又令我鼓舞的仪式上，我想到杰克·伦敦如果是在当代中国陕西，肯定会进入“西风烈”图书出版系列，而且完全可能早几年就破土而出。因为“西风烈”出版工程的决策，正是基于目前中国文学图书出版现状做出的。任谁都能看到，文艺书籍的出版呈现着一热一冷的现象，名家的作品成为抢手货，本

省难得留住，多数流向省外出版社出版；而众多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写出的作品却少有人问津，出书成为普遍性困难。这是实施市场经济运作的出版业必然发生的现象。而“西风烈”出于发掘、扶植和培养有才华有潜力的新一代陕西青年作家，整合陕西作家整体实力的主旨，出版工程不是只盯着知名走红的作家。

面对“不相信眼泪”的图书出版市场，能够做出这样大气魄大动作的出版工程的决策，无疑出自一种富于远见的大思路大眼光，是为着尚未破土而出也尚未成名的陕西的“杰克·伦敦”们铺桥修路的，也就是为着陕西未来的文学事业的灿烂前景的。

陕西被认为是文学重镇。中国“十七年文学”有陕西作家的重要建树，新时期文艺复兴以来的当代中国文学，也有陕西作家不同凡响的声音。在当代文学界，尤其是陕西文坛的各界读者群体，似乎都在关注陕西文学的未来，更偏重于30岁以下的青年作家的成长和前景。能引起各方各界读者的关注，深以为幸，也是一种催发的力量。在我看来，这个“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出版工程的实施，便是最务实的扶植青年作家成长发展的举措。得着这样有力的扶持，陕西的青年作家将减除杰克·伦敦当年的苦苦挣扎，能够缩短破土而出峭立未来中国文坛的时间，不仅创造陕西文学的新风景，也将成就中国文学别具一格的景观。

我为进入“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作家庆祝，并期待好作品不断出现。我对项目的创立者和实施者诚表钦敬之意，你们的思路，你们的用心，都是为着神圣的文学事业的。

著名文化学者 肖云儒

“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属于叫人眼前一亮、拍案而起的大点子。这是陕西文学队伍的一次大的展示，也是陕西文学创作的一次大的策划，还是陕西文学出版的一次大的行动。面对着这个行动，很多人会很自然地联想起以前陕西的几次文学出征，包括六十年代柳青、杜鹏程、王汶石那一个群体在全国的影响，获得了“陕西是中国文学重镇”这样一个称号的回报；包括九十年代的“陕军东征”，强化了陕西是文学大省的这种威望和力量。

这一次行动和上两次出征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上两次陕西文学出征，基本上是陕西文学创作力的展示；这一次出征是策划力、创作力、营销力、执行力的综合展示。上一次的出征还停留在文学生产传统的循环圈内，也就是“作者——出版社——读者”这样一个传统的三维循环圈内；这一次出征已经进入了“作者——策划者——出版者——营销者——读者”整个一个市场经济时代文学生产的大的良性循环圈，我觉得它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一次这个行动，基本上是策划和创作同步，但是策划先行。它策划意识之强烈，对资源组合的观念之强烈，包括创作资源、出版资源、党政资源、市场经济的资金资源的组合，还有它形成品牌的带动能力等等，标志着陕西文学生产力进入文化产业的一个良好的开端。所以，这次行动在陕西的文学史上和出版史上都具有一个转型的意义。我唯一希望的是，把这个输血型的行动转化为造血型的，更新资金，融合资金，使文学产业链能够更快地提升。



目录

第一章	陈仓道上 / 1
第二章	战俘骚乱 / 14
第三章	复仇烈火 / 26
第四章	停职反省 / 40
第五章	山重水复 / 53
第六章	金蝉脱壳 / 66
第七章	哀哉痛哉 / 80
第八章	接俘途中 / 90
第九章	与狼共舞 / 103
第十章	寺垣策反 / 116
第十一章	风云突变 / 130
第十二章	正义之声 / 144
第十三章	栗子行动 / 158
第十四章	二嫂送鞋 / 169

第十五章	初到农家 / 182
第十六章	将计就计 / 191
第十七章	九死一生 / 204
第十八章	浊浪滔滔 / 217
第十九章	红事白事 / 230
第二十章	有口莫辩 / 243
第二十一章	相见时难 / 256
第二十二章	拒之千里 / 270
第二十三章	罪恶暴动 / 283
第二十四章	假戏真唱 / 297
第二十五章	铁窗相会 / 310
第二十六章	婚礼悲剧 / 323
第二十七章	冰河脱险 / 336
第二十八章	新年钟声 / 349

1

陈仓道上

太殷村的社火队是鸡叫二遍离开村口的。皓月当空，繁星点点，大地如同白昼一般。人们被高昂的情绪鼓舞着，男人们打着火把，女人们提着灯笼，一路小跑匆匆赶往宝鸡县城。两挂铁轂木轮马车拉着锣鼓家伙箱笼道具，四头驴子驮着旌旗杈仗，一头五岁的黄牛空着背哞哞叫着顽皮地颠跑在人们中间，装不进车厢的旱船竹马则由队伍里的表演者直接套在自己身上。二十里山路连夜急行，为的是抢先进入炎帝神农庙大殿，以便避开围观的人群在那儿整装休息。社火的窍门是密不示人的。去迟了被其他社火队占了地盘，进不了殿门，就只有坐到山门外的半截墙头上，勾脸化装当众“亮宝”了。

这是1939年3月5日，农历己卯年正月十五元宵节，中国军民的抗日战争正处在艰苦的岁月。

为了躲避日机轰炸，去年元宵节，有着悠久历史的社火表演被迫中断了。今年，虽然县政府三令五申，春节期间不准张灯结彩，不准社火游行，甚至连农历正月十一的炎帝庙祭祀大典也取消了。然而那些耐不住寂寞的庄稼人，从腊月农闲时日起，各村的社火队就备齐锣鼓暗中蹿劲儿，一个时新的秧歌口谱也随之风传开来——

是好汉，元宵见！
社火场上比比看。
鬼子胆敢来捣蛋，
砸他一个稀巴烂！

社火队连走带跑，沿着渭河南岸的原坡土路急急行来，很快到了清姜河畔，只见河口对岸的赤沙河村黑灯瞎火的，未见任何响动，人们不禁泄了气。赤沙河是陈仓地面最大的村寨，前年又夺得了象征社火指挥权的金角牛头帽，他们窝在家里不出场，今年的社火还要个什么劲头呢？

装扮在两瓣巨大蚌壳中间的巧玲姑娘揩了揩桃花一样粉脸上的细汗，叫道：“二嫂子，二嫂子，俺铁柱哥呢？你看，赤沙河当了缩头乌龟，牛头帽别想出世了！”

二嫂子是李铁柱的媳妇，人称李二嫂，太殷村的社火队正是他夫妻俩噪嚷起来的。李二嫂听见叫声举着灯笼小步往前跑着，一边喊丈夫赶快过来商议一下，是去是回作个决断。此刻，李铁柱正站在不远的悬崖边，“啾啾”地叫着带来的那头淘气的黄牛。月光下，黄牛站在陡峭的崖顶上，和李铁柱斗气。李铁柱是财主李百药家的长工，这头牙口不大的公牛是他们主仆二人的心肝宝贝。今天吆它来，李铁柱是准备夺了牛头帽让它做“牛将军”的坐骑的。前年，李铁柱眼睁睁把由本村保持多年的牛头帽让仇家赤沙河人夺走了，至今是块心病。今年闹社火赶场子，就是冲着牛头帽来的。这顶牛头帽黄灿灿纯金包角，黑漆漆青铜耀身，颇有些来历，至于是哪朝哪代的圣物，已无从查考，据说它象征炎帝部落的牛图腾。虽然当一回牛将军，除了骑在黄牛背上提袍甩袖吹胡子瞪眼外，并没有什么油水可捞，说起来不为蒸馒头，全为蒸（争）口气。头一年的牛头帽戴在谁家头上，来年夺标，就从谁家的头上夺起。乡谚云：“牛头帽儿拨浪得欢，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牛头帽转是转了，不过，由此引发的仇恨和械斗接连不断。光绪二十八年太殷村和赤沙河因争夺牛头帽曾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械斗，双方各死伤十好几人。这个仇恨一直深深地铭刻在几代人的心里。自那时起，两村势不两立，互不来往。

李铁柱给本村丢了脸，他闷闷不乐，蔫头耷脑，像撒了气的猪尿泡。好不容易盼到去年正月十五，决心抢回牛头帽，报仇雪耻。谁知中日交战后，县上硬是宣布取消了社火场子。今年春节，财主的独生儿子李宽银从中条山抗日前线回来和本村姑娘巧玲定亲，这位上尉营长又撵掇了十几个老少爷们，要一起过黄河打日本鬼子，李铁柱也是其中一个。说好的，过了正月十五就走。如此看来，要是今年元宵节再不夺回金角牛头帽，李铁柱就要一辈子被村人戳脊梁骨了。

李二嫂追上巧玲，喘了喘说：“赤沙河向来能人多，鬼气大。别急，看看再说！”

人们在原塆边站定，眼巴巴望着河对岸的村子。枯皱成条条缕缕的水面残留着一道道尚未化尽的冰凌，月色下泛着模糊的亮光，宽阔的沙滩如同弯曲的银链一样静静地蜿蜒在林莽和田畴的臂弯里。赤沙河村被黑黝黝的树木覆盖着，看不见房舍，看不见灯光，甚至连鸡狗的啼吠都听不到。那一片原始而神秘的死寂，好像这个村子从来就没存在过一样。

灰败失望的情绪蔓延开来，有人开始打退堂鼓：

“算了算了！赤沙河都没动静，咱去耍猴呀？要是孤零零就咱一家，连个看热闹哄场子的都没有，可就把人酿酸了！”

“咱是精尻子撵狼，生装胆大哩”……

大家七嘴八舌，有几个急性子的人抹去脸上的油彩开始卸装了。忽然，一头

黑色叫驴用前蹄刨着地面，仰起头“啊呜啊呜”长嘶着发表意见。这蠢物的意思不言自明，想丢掉行李就地打滚。听见叫声，另一头草驴则叉开后腿“刷刷刷”随地大小便了。一声笑骂：“真是懒驴上坡屎尿多！”看见队伍不整，人心涣散，李二嫂心里也有些发慌，嘴上却硬气地说：“急啥呢，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儿看不见，上了原再看！”

一句话提醒大家，一哇声跑上神农原。站在原顶一看，嘿！赤沙河村还是一片漆黑，像只老鸱窝。怪道了，就咱剃头担子一头热！

李铁柱牵着小黄牛赶了上来，把牛缰绳交给媳妇李二嫂，说：“把探马叫来，他是怎探听的？”

探马胡大叔外号胡大漏，是远近闻名的男媒婆。听见李铁柱喊他，双手提着竹马套笼走上前去，枯瘦的脸上浮着惊慌，急巴巴说：“我探听得一清二楚，没哄人！”社火表演中，他的角色是自己演自己，装扮一位奇丑无比的媒婆。他个子高，人瘦头小，脑袋像紫砂壶上绷着一张猪尿泡，上场基本不用化装，论声音，嚅嚅嗓子哑哑声——破锣；论长相：黑不溜秋赛锅底——难盯。耳环是一对鲜红的大辣椒，脖子上吊着玉石嘴子黄铜旱烟袋。男扮女装不说七分滑稽，自有三分可笑。

“赤沙河到底咋说的？”人们追问道。

“人家浑骂哩，言辞粗鲁，不堪入耳——咋的话？还让我叮叮咣咣念全本呀？”胡大漏爱看戏听曲，言语出口自带了三分文辞。

大伙嗔怪道：“骂的啥话你咽在肚里生豇食虫呀……十个媒人九个谎，只要你别说瞎话免你无罪！”

胡大漏把脸上的惊慌抹去，嘻嘻笑着，顺手紧了紧裤腰带，抓起竹马笼子，三尺长的大脚像老驴抬蹄“噗嗒噗嗒”一前一后勾起秧歌步，嘶哑着嗓子随口唱出一首赤沙河人新编的眉户调《银扭丝》——

牛头帽儿在咱手，
太殷村他拿不走！
想拿走，也能行，
除非趴下装鳖熊。
装鳖熊，还不算，
锅里下个手榴弹……

听的人来了气，一个个咬牙切齿摩拳擦掌，如若胡大漏是一块泥巴，恨不能当即把他砸扁。胡大漏仍然十字麻花步一本正经跳着，耳轮上坠着的红辣椒甩掉了一只，正要弯腰去拾，竹马笼子挡着没法下蹲，不小心一脚踩在冰凌上，哧溜一声滑跌在一尺深的车辙沟里，疼得龇牙咧嘴难以起身。众人笑亦不是，恨亦不

是。这时，站在原塆上一直注视着县城方向的李铁柱突然回过头来，对大家喊：“咱上当了！赤沙河人暗度陈仓，早就进县城了，你听，钻天震雷冲子炮！”

果然，在县城上方，一道道炫目的光焰腾空而起，雷鸣般的炸响震得山摇地动。“轰轰轰”，一共十响，那每一声轰鸣，都仿佛是对太殷村人的嘲弄。

二

一场伟大斗争的序幕，往往是在不经意间拉开的。

当中国军政部第一俘虏收容所主任汪大年少将率领部分日军战俘走出村口，要到县城去看社火时，他并不知道，正是由于这次出行，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根据派遣特务提供的线索和空中飞机的侦查确认，终于在军用地图上找到并以粗重的红铅笔圈定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陕西省宝鸡县太殷村。

汪大年带领的三十名战俘，是从一百多名在押俘虏中挑选出来的，其中有不少是表现较好的模范俘虏：比如被村人唤作“杨五郎”的岩切五郎，呼为“眼镜”的森下九郎，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的朝鲜姑娘水子和金子，还有黑脸胖汉龟田雄二，瘦猴子斋藤荣作等。汪大年没带部队，也没带手枪，只让排长陈忠孝和警卫员郑拴子跟着。他要给战俘们创造一种轻松地感知中国乡土文化的氛围。汪大年从小接触中国道家和儒家思想，是陕西著名辛亥革命元老于右任先生的得意弟子，曾两度留学日本，在即将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时，因组织中国留学生抗议日本政府的侵华行径而被驱逐回国。起先在军政部供职，曾作为中国政府谈判代表的首席翻译参与调停中日“虹桥事件”，调回陕西担任俘虏收容所主任，是中国最高统帅部钦定的人选。俘虏们听说很快就能在神农炎帝的出生地观看社火，一个个兴高采烈，激动不已，要亲眼目睹一下炎帝故里几千年延续下来的陈仓社火和日本民间的“神农祭”有什么不同。炎帝神农氏是五千多年前的火神、农业之神和医药之神。神农尝百草，辨药性，究患脉，制针灸，创立草医药，后来传到国外，是全世界医药文化的鼻祖。因此，历代以来，受到日本民众的敬仰和崇拜。对这些战俘来说，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寻根之旅，是可以在今后几十年里骄之于人的谈资。

大白山的雪峰云开雾散，正是麦苗返青燕子呢喃的早春季节，路边的垂柳悄悄地挂上了醉人的新绿，横在田埂上的几株野樱桃绽出灿烂的笑颜，空气中流溢着消雪后泥土和草叶的混合气息。为了和国民军的黄军服有所区别，战俘们一律

穿着县被服厂特制的灰色棉制服。迎着从宽阔的渭河河面上升起的红彤彤的朝阳，他们队列整齐，步伐轻快，远远望去，犹如一道亮丽的流霞。

“乒”的一声枪响从后方传来，打破清晨的宁静，子弹带着呼哨飞过头顶，人们本能地散开在村口道旁，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个引颈向来路张望。

霞光中，副官顾辟疆和一班班长李明德带着一班士兵跑步追了上来。顾副官高声喊道：“汪主任，停下，快停下！”

“什么事？”一身黄咖啡呢子军装的汪大年站在道路中央，整理着白手套，一边镇静地问。

“啊呀，老兄！怕你走远了撵不上，先告个急。”顾副官察觉到自己的失态，赔笑道，“是这样。刚才给西安行营摇电话请示了一下。军座急着上飞机，只说了两句就挂断了。不过，他不同意你带俘虏去看社火。”

西安行营是太原失陷后，为加强西北地区特别是黄河西岸防务，于1937年底成立的军事机构。主任为黄埔系资深将军蒋鼎文上将，同时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

“这么个小事也惊动军座……”汪大年有些莫名其妙。

“哎呀，我看够大嘞！率俘虏去看社火，这，在古今中外都是奇闻。请示一下不是更为稳妥吗？”顾辟疆赔笑道，“战争年月，多事之秋啊，老兄！”

“顾副官，你怎么变得婆婆妈妈？”汪大年玩笑着捶了他一拳，转身就要离开。

“大年兄！”顾副官急忙追了上去，苦口婆心道：“你就听小弟一言好不好？！军座不同意，擅自带领俘虏外出，万一出了事儿，这个责任……”

顾辟疆是收容所成立时行营任命的中校副官，是蒋鼎文安插在收容所的亲信，作为耳目，以起到监督制约汪大年的作用。当年，蒋鼎文任黄埔军校教官，到顾辟疆受训的武汉分校讲过话，也算沾得上师生的情分，他当然要为师长负责。

一经提醒，汪大年有些犹豫，他看了看身旁的俘虏队伍。俘虏中懂汉语的不多，朝鲜姑娘水子原本是女大学生，现在既做护士又做翻译。俘虏们看着她，希望她将意思翻译出来。她没敢全译，嘴唇只碰了碰，结果，战俘们还是炸锅了。很多人用刚学来的汉语反对说：

“我们要去，一定的！”

“不能骗人，说话要算数……”

面对唧唧喳喳的人群，顾副官来了气：“谁他妈的乱喊乱叫，反了？！给我站出来！”

战俘们面面相觑，顿时噤若寒蝉。

汪大年瞪了一眼咋咋呼呼的顾副官，用皮靴踢踏着麦场边的一堆灰烬，想了想说：“好了好了！你看，咱们村的社火队，早走到前面去了，这是集合出发烧过的篝火。听房东李铁柱和李二嫂说，这回，一定要把那顶金角牛头帽夺回来，那可是古代的宝物啊！一个村的，还不去助助兴，观阵瞭哨，喊喊加油？”

排长陈忠孝插话说：“我也听说了，奶奶的，这和俺们东北的大秧歌不同。谁

夺了牛头帽，谁就是当然的‘牛将军’。别人都跟在他的牛屁股后面转，奶奶的，那个神气呀！今天一定有好戏看！”

陈忠孝是沈阳人，一副关东大汉模样。十几岁就参加了东北军，先后跟着大帅张作霖和少帅张学良走南闯北，出生入死，小有战功。“九一八”事变后随东北军撤退到西安，在围剿陕北红军的作战中头部负伤。他性格本来就耿直率真，伤愈后说话办事更是一门子认死理，分明成了“一根筋”。张学良看其诚实忠勇，遂调他到卫队营当了一名班长。1936年12月12日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正是他于这天早上7点多钟在临潼华清池后面骊山的石缝中发现并抓住国民政府委员长蒋介石的。好在当时随蒋委员长躲藏在一起的还有他的秘书肖乃华。肖乃华刚刚露出头向外张望，就被他一枪毙命。他把死者的尸体摇了摇，一看不是照片上的蒋介石，忽然想起卫队营长孙铭九一再交代要抓活的，不要死的。他的“一根筋”回转过来，竟自吓出一身冷汗。随之“哗哗哗”拉动枪栓，向石缝里大声喝问：“还有人吗？不出来就开枪了！”蒋介石就是这样被抓住的，险些成了他的枪下鬼。事变后，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先后被蒋介石拘押，东北军和西北军也被拆散改编。中央军进驻西安，不等卫队营遣散，特务竟多次前往捕杀陈忠孝。他在战友的掩护下匆匆逃离虎口，漂泊无定，投到鸡峰山土匪头子黑虎帐下，一度落草。去年夏天，汪大年装扮成客商到宝鸡一带踏查俘虏营新址，他上前打劫，被听出东北口音。经过教育收留了他，安顿在收容所，如今已是少尉排长。

顾辟疆听罢，理直气壮道：“这么说，更不能放你们去了！”

陈忠孝问：“奶奶的，我说瞎话啦？”

顾辟疆说：“不，你不知道，太殷村和赤沙河有世仇，为牛头帽发生过几次械斗，今天，要是万一打起来怎么办，不是乱套了吗？”

汪大年笑道：“为这点儿小事，就不敢出门了？”

“大年兄，”顾辟疆看了看左右，拉汪大年到一旁，低声说：“我可是把话说到头里。你想想，社火场子乱哄哄的，人山人海，你们三个，能顾得过来吗？这样吧，要去看社火，你和陈排长、郑拴子去，其他人留下。再派一班长带他的班保护你们。以防万一……”

汪大年打断他：“不不！照此说来，咱们连古代皇帝的那点儿自信都没了？古代帝王元宵佳节还与民同乐呢！这些俘虏一定要带上，今天，正是要他们接触接触中国民间文化。机会难得呀，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顾辟疆看一时难以说服，急得嗓门也变高了：“要是碰见日机轰炸怎么办？”

汪大年道：“咱们是军人，军人干什么？遇到危难，首先保护老百姓呀！帮助父老乡亲隐蔽、转移、疏散！”

顾辟疆气得跺脚，“要是跑上几个俘虏……”

汪大年哈哈大笑道：“这个不用担心。三国时代，诸葛孔明七擒七纵孟获，那是多大的胸襟。咱们身处内地，谅他们也跑不出去！”

顾辟疆哪里听得进去，一捋袖子道：“这回，恕小弟得罪，斗胆为你做主了！”接着毫不客气地发出口令：“所有俘虏，向后——转！”

汪大年一看顾副官来硬的，只好让他三分：“来来来，这样吧，你既然已经请示过了，我不要多，挑几个带走！”

俘虏们停下来，不知到底该听谁的好。汪大年急忙点名：“岩切五郎！”

“有！”

“森下九郎！”

“有！”

“水子！”

“有！”

接下来，汪大年还点了金子、龟田熊二、斋藤荣作等人的名。刚点到第九个，顾辟疆上前一把抱住他的腰：“得得得，你这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哪！够了，只给你这九个。”急忙转身对李明德发出口令：“一班长！”

“有！”

“带你的班跟上，保护汪主任和所有人员的安全。要是他们有谁少根毫毛，小心你的脑袋！”

警卫员郑拴子在旁一听急了：“哎！你们这是咋回事，我这个警卫员又不是吃干饭的！”

“给你多几个帮手不好？”一班长问。

“你跟媳妇上炕睡觉要不要帮手？要是也要帮忙……”郑拴子看了看周围，“这儿全是帮忙的！”

郑拴子的话把大家逗乐了。郑拴子原名郑拴驴，父母起的名。可能是看他生下来嘴唇过长，能拴条驴而突发奇想吧。穷人家，槽头有驴当然是好事。别看他长得傻、大、黑、粗，却是全军著名的神枪手。忻口战役中担任狙击手，弹无虚发，被汪大年挖来当警卫员。

郑拴子扮着驴脸冲着一班长友好地笑了。一班长已开始整理队伍，汪大年叫住他：“一班长，你回去吧！到老百姓中间去，拿枪带兵的像什么话？”说着，转身要走。顾副官走上去，卸下自己的盒子枪，交给汪大年，随之退后一步，双脚一碰，举手敬了个军礼：“小弟还有一坛子‘西风窖藏十年陈’，等你回来开封！”

“好你个家伙，给我打埋伏啊！”汪大年嗔笑着，已将枪背好，举手还了个军礼。

目送汪大年他们带领九名战俘走下山坡，顾副官向李明德努了努嘴，命令他带着一班士兵远远跟着，保持距离，不要打扰，随时注意突发情况。

三

历史上称作陈仓的宝鸡县，是关中通往甘陇川渝的咽喉要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秦朝末年，楚汉相争，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率领汉军主力抄小路从天而降，赚取陈仓，随之进入关中，取得咸阳，为汉高祖刘邦登上帝位立下奇功。蜀相诸葛亮六出岐山，也是率先占领陈仓，然后向曹魏据守的长安发起进攻。一代名相鞠躬尽瘁，壮志未酬，“出师未捷身先死”，殉职于附近的五丈原，留下千古憾事。唐肃宗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当地官府向朝廷报告，陈仓山上石鸡啼鸣，皇帝李亨以为此乃祥瑞之兆，遂更名陈仓为“宝鸡”。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抗战爆发时，陇海铁路从东向西铺设到这里，由于战时财力物力亟须用于前线，没有往兰州方向再修。此后以车站为中心，在旧城西边的渭河谷地，盖起了店铺房舍，去年，又从敌占区的上海和汉口迁来纺织厂和面粉厂。以此为基础，又创办了被服厂、机械厂、造纸厂，在南面的清姜河沟，沿神农原开山凿洞，建起了军械库。这样，大后方这个小县城的工业框架已具雏形。以服务抗战为目的，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逐渐发展起来。

中国内陆山区的这个新兴小城，没有逃过日军参谋本部的眼睛。去年6月，河南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被中国空军炸开，以阻止日军推进，结果造成数百万难民流离失所，小小的宝鸡县城一下子涌入数以万计的河南难民。这时，一个身材壮实，个子不高，脸黑如漆，镶着满口金牙的游方郎中出现在宝鸡街头，他就是由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派遣的第三任特务寺垣北村。

寺垣化名“袁小凯”，自称是袁世凯的堂下嫡孙。有人拿一枚“袁大头”银元和他比照，鼻子、眼睛、嘴一塌糊涂外，像就像在那颗圆不圆方不方的大脑袋上。他肩挎行医的帆布褡裢，前书“妙手回春”，背书“药到病除”，手中“仓琅琅”摇晃着银圈响铃，走街串巷，巡诊问病，送医送药。他长相虽然凶恶，却常常笑脸迎人，一般百姓很难猜透他，只是从那明灿灿的满口金牙，猜想此人来头不小。他三十来岁，从小在天津码头上混大，既做过拐卖妇女的人口贩子，又当过日军慰安所老板，是个阴险狡诈的“魔头”。离开慰安所接受特工训练一年多了，他一直惦记着那里的生活，特别是一个叫水子的朝鲜姑娘，眉心有一颗观音痣，最使他怜爱不已。来到宝鸡，他很快就熟悉了这里的山川地貌、风土人情，租住在神农原半坡一面低矮的农家土窑里。这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清姜河从西南蜿蜒而来，向西北注入滔滔渭水，两条河流在这里将神农原切削成突出的锐角，俗称“鹁子